

# 非獨特容器裏的回聲 —— Not “Inception”, but Deleuze or others’ philosophical theories



作者：程志森

渾沌

白色的柱子上冒起了火點，火點開始摧殘白色的柱子。這一刻，你可以看見真象。

這是個沒有直線的空間，扭曲和螺旋的物象之上，盡是色彩斑斕的圖案。在這空間裏，時間流逝的速度很慢，慢得靜止似的。

那裏，有一隻黑貓從九千萬尺的高樓躍下，然後一直墮下，一直墮下，卻因為時間流逝得太慢，黑貓就此一直墮下，永遠沒有完結。

春

你，迪夫，有時候叫我小維，有時候叫我妹妹。我混亂了。我是妹妹，還是小維？無論你在叫妹妹還是小維，我總會抬頭望向你，你總開心的展現微笑。有時候，你會逗我玩，餵我進食，也會抱我到柚木居所以外的地方。你教我如何上廁所，怎樣執拾自己的玩具。你走進了我生活的每個部份。

我，總喜歡依偎你的手，讓你撫我的髮，捏我的臉。剛學會走路的日子，我總喜歡跟在你後面，觀察你的舉止，感受你的情緒，跟你一起生活。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，你把我帶到花園中，讓我跟鄰家

的小孩玩耍。有時候，我回眸，看到你欣喜的看著我，我就跑回你的身邊，像恆常一樣，回到你的左右。

夏

睡了多久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剛才造了個夢。夢裏是個寒夜，漆黑擠滿整個空間，我只能乏力地躺在迪夫的懷裏，朝感覺是燈火通明的住所去。對，在夢裏只是依稀感覺到光的存在，卻沒法目睹光。能夠確切感受到光線，讓光線走進視線的一刻，就是我将開眼睛走出夢境的事候。回想夢境，我是怎樣被迪夫抱起，我已沒法記起。這刻我醒來，從光線的強度，判斷正值正午時候。睡覺前我正伏在火爐前的地毯上，現在醒來也仍舊伏在地毯上。昨晚跟這刻之間，是個沒起點與終結的夢境，勉強地把昨夜與今日連起。是的，連起了。是嗎？連起了嗎？記憶好像還沒完全連接起來，有些空白的地方。回憶世上的最初，一切沒有起點，只能想像聽見自己在渾沌裏的呼吸和心跳。意識啟動，聽覺運作不久，視覺開始呈現物象世界，迪夫與柚木出現在萬物之間。柚木之間有迪夫，迪夫在柚木之間，觀照迪夫與柚木，我發現了我。意識，究竟是怎樣開始的？這刻，我確切感受到自己在呼吸，心在跳動，還有，在思考中。我，站在柚木地板上，被柚木的家具包圍的我，是哪一刻開始存在的？身體是哪一刻啟動的？我是誰？問題能夠由迪夫解答嗎？有時候，迪夫會逗我玩，餵我進食，也會抱我到柚木居

所以外的地方。他教我如何上廁所，怎樣執拾自己的玩具，要求我辨識我不能碰的事物。聽說，這過程名為教育。兩歲孩童的智商，學習能力足夠讓人灌輸任何知識，他曾這樣對我以外的第三個人說。我又曾聽迪夫跟她說，他目睹我出生，親自抱我回家，替我取個名字，教我融入這個空間，就像賜予我生命一樣。然而，我對這些都沒有記憶，只知道意識的第一個印象，就是柚木的家具，還有迪夫的臉孔。

我，也是歷史嗎？

聽說，歷史是一回由人類編寫的事情。

秋

小維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存在於事實當中，然而迪夫與妻子布蘭尼卻確實見證小維的出生及長大，小維的存在自然地真，小維身邊的人物也不會假。不過迪夫與布蘭尼的一切行為，都無法說服小維相信自己所面對的，是事情的真相。

活至壯年，小維看見自己的女兒還沒學懂走路，只會在地上爬行，只能在地上嚷。小維想，她的出生跟自己的女兒是否一樣？

小維又想，女兒是否自己想像的投射？

凱，小維的女兒，一日又一日的長大，習性跟小維都很像。當初小維認為習性很像，卻不完全一樣，因此接受凱是真實存在。直至某天，小維跟迪夫帶著凱到城郊的山谷遊玩，然後，凱走失了。小維失去了得知確實存在的女兒，心裏焦急，於是對山谷大叫凱的名字。她大叫的同時，也聽到自己的聲音。聲音，聽來有些不同，音質有些改變，模糊而緩慢。當下，她了解相似與相同的關係，也了解回聲的原理。

小維不再理會身邊的凱。

有一天，小維不自覺地走進家裏的花園，然後站在花園唯一的一棵樹前。樹上綠色的葉子，摻了些白色的雀鳥。小維曾聽迪夫說，這是一棵古老的樹，傳說樹根不僅探到泥土深處，還伸延到地底極深之處，有水流過的地方。小維嘗試踏前一步，希望從樹底仰望天空，卻踏上了一片落葉。小維凝望這花園裏唯一的一片落葉，然後心裏跟落葉說，你的出現根本不存有意義，最終還在虛幻中消逝。

冬

某年的一個冬夜，剛下過雪的城市，正被無底的黑夜壓在地上，地上的白雪倒映幽幽月光，照出黑夜的輪廓。在雪地上留下腳印，暮年的小維正在歸途。這些年來，她的腦袋就像過度運作的機械，變得遲緩，幾乎失去抽象思維。這個晚上，小維維持

日常的規律，如常在晚飯過後散步。她記得往日的方向，記得往日的道路，她幾乎不用思考就能回家裏。

當小維走過家附近的馬路時，看見馬路上的雪白處染了鮮紅。小維看到一隻金毛尋回犬，失去了生命的氣息，躺在血泊中。小維認出那是凱。小維不徐不急的走近了凱，目睹血液從凱的身體湧出，染紅了馬路，流到家門前。這時候，小維又再慢慢的步行回家。當她穿過木欄，走進白雪掩蓋了的花園，望向凋零的樹，小維在心裏明白，生命存在的時間有點兒太短。於是，她環顧四周，發現木欄上竟雕有的玫瑰圖案，還瞥見屋頂原來安置了裝飾用的木雕——一個獨自下棋的小麥收割者，然後，她躺在雪地上，失去意識。

然後

拉下車窗，把手遞到車外，任涼風在指間擦過，讓落霞印在掌心，戴着墨鏡的布蘭尼，正駕駛她三年前以五百美元買來的二手克 斯勒，在俄亥俄州中途市的馬路中慢慢的行駛，前往記憶裏的燈塔。

布蘭尼記得在小學的地理課，聽過蘿絲小姐說燈塔的用途，不過這刻布蘭尼並不記得蘿絲小姐說過甚麼，只記得書本裏的一張圖片，那是中途市裏一座佇立於日落的白色燈塔，它的背後是深藍色天空及黑色的海面。

從帕蒂里轉入黃金西街，布蘭尼的克 斯勒在兩排的楊樹中間走過，布蘭尼想起了莫奈的一幅油畫，可是她忘記了那幅作品的名字，也沒打算要想起。她專注於道路的情況，左轉進入了華納大道。克 斯勒必然地經過市內唯一的動物店「動物帝國」，那裏的一隻金毛尋回犬站在門外，仰望天際。

打開車門，布蘭尼走出克 斯勒，到達了日落海灘。這時候，日落已經結束，布蘭尼看到聳立海邊的白色柱子，柱子頂部有一點火光。布蘭尼知道，這就是她要尋找的燈塔。

很快，布蘭尼走到燈塔前的小徑，然後看到燈塔底部的一度木門打開，一個瘦骨嶙峋的老人走出來，並走向布蘭尼。老人個子很小，長髮與長鬍子一樣白，看來弱不襟風，走路時卻很靈活，下一子就走到布蘭尼面前。

老人向布蘭尼以微笑示好，布蘭尼向沒有牙齒的老人說聲：「你好嗎？」

「你很好。」老人很快以右手抓住布蘭尼的左乳，說：「曾經有一隻黑狗，牠瘋了。這隻狗竟然會學人思考，你說，牠是不是瘋了？牠告訴牠的主人，要求主人替牠申請一張身分證。嗯，你的心跳很正常。對了，牠的理據是牠能像人一樣思考，因此牠配得上分享人的一切。當然，你會知道主人覺得很

無稽，因為他眼前明明是一隻黑色的混種狗。很有彈性。嗯，那隻狗當然明白主人難以接受自己的人性，於是牠立即跑到鄰居那兒，狠狠的咬著鄰居姬絲。為甚麼？因為那隻狗知道那姬絲是個沒靈魂的淫婦，咬她就證明自己能下道德判斷。當然，你會質疑咬人這行為本身不合符道德，但我認為那隻狗比女人更懂得甚麼叫廉恥。這樣不會太痛吧？對的，那主人似乎有點動搖，於是把狗帶到地區法官面前，即管看看那黑狗能否說服法官，給牠身分證以及人權。當然，法官很快下了判決，不容許狗擁有身分證。怎料，那隻狗在法官下判後，立刻提出質疑。那隻狗能問甚麼，你定這樣想。我告訴你，那隻狗問法官，白人，黑人，都因為有人性而被定為人，那麼現在是否因為物種歧視，而要讓有人性的生物過著狗一樣的生活。」

布蘭尼輕輕推開老人，左胸感覺到一點痛楚。☹